

红唇沦落

中国家庭婚外性情报告

唐 易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中国家庭婚外性情报告

红唇沦落

唐易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海山

封面设计：罗文松

红唇沦落

唐易 著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伊克昭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 印张 字数 25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506-686-8/I·399

定价：24.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 容 简 介

本书献给仍在红尘中恋恋不舍的男人与女人们，以哀悼世纪末我们最后的风流与骚情。

对于爱情，对于性，对于那些在家庭之外发生的故事，早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这道风景，显示着我们的变态与沦落，抬眼之间，丰乳肥臀及金钱飘舞，无一不写上无法面对的人生，在深夜的都市，霓虹灯的迷离中我们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的悲哀，源自于我们的心灵深处，我们的心灵深处是一片欲望的大海，本想融纳百川，本想在宁静的彼岸构造我们温馨的家园，可欲望的大海时常汹涌澎湃，毫无羁绊的海水除了淹没我们的家园之外，还淹没了我们的人性及良知。

在无家可归的夜晚，我们是迷游于都市的猎人，在午夜的花街柳巷以及黎明的欢声浪语中，即使长夜笙歌，即使拥香怀玉，我们仍然无法感觉那种铭刻骨髓的温暖与醇情。

夜深的十字路口，我们默默伫立……

倾听我的故事

我可以告诉你，我很有钱。在国人普遍还很穷的时候，我是可以称之为富豪的男人，在习惯了如何花钱与如何挣钱的心路历程之后，我知道钱绝对可以击败这个世界上的任何男人与女人，特别是女人。

所以，我要告诉你钱是个好东西。

我现在广州海印桥那里开了一家电器店，在广东的东莞、番禺、虎门等地还有我的分店，当然，这只是我的门面而已，我现在的投资方向是地产与股票，这一招我是从香港那些超级富豪那里学来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十年之后，我的身家是多少。

现在，我不是要跟大家说这些金钱的故事，我知道大家对怎样由一无所有到百万富翁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但这个故事不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与大家说起金钱，是因为在我要说给大家的故事里面，金钱的关系太重要了，也可以说，我如果没有钱，就永远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除了些许情感的萌动之外，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金钱行为。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金钱行为。

我的故事是金钱与美女的故事。这些金钱与美女的故事大多充满色欲、性爱这些美妙酥骨的东西。

我知道，这样的故事，是大家极感兴趣的。

请走进我的故事中。

目 录

第一部 午夜迷情

之一	南国风情话	(3)
之二	凯萨迷乱夜	(22)
之三	川妹的故事	(42)
之四	欲海戏双娇	(62)
之五	情陷温柔乡	(78)
之六	北国弄娇娃	(96)
之七	外滩应召女	(120)
之八	水乡醉荷花	(136)
之九	霓裳惊丽影	(155)
之十	京都折野花	(175)
后记		(194)

第二部 堕落天使

吴 燕	无法诉说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197)
白 雪	红颜褪尽有谁怜	(215)

白冰冰	感谢苦难·····	(240)
张圆圆	悲剧自洞房拉开序幕·····	(260)
颜 玉	吧台没有明星路·····	(280)
珊 珊	爱，没有收获·····	(303)
秦 梦	羊城寻梦·····	(322)
金 花	苦命的湘西妹子·····	(342)
阿 静	一无所有的百万富婆·····	(365)
刘艳玲	南国第一妈咪·····	(384)
几句坦诚语	·····	(409)

第一部

午夜迷情

之一 南国风情话



时 间：1992 年春天
地 点：深圳凯悦夜总会
女主角：李榕
籍 贯：四川成都
年 龄：21 岁
学 历：高中

李蓉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她知道怎样去调适自己来迎合男人的口味。我们在无止无休的做爱过程中，这个女孩竟从来没有开口谈过钱的问题，她知道如果一说钱就会败坏我们俩的兴致，特别是男人，做这种事的时候，需要专心致志，容不得丝毫的分心。

—

我惊了一跳，天哪！千万富豪的女儿在深圳卖

笑，这可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在南方卖笑，是因为家里穷，被逼得没办法，没想到富得流油的富翁之女也在深圳操起了皮肉生涯。

我们知道，深圳的凯悦夜总会在南方的同行中，名气是非常大的，名气大并不是说这里的店堂与别的夜总会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像商店，不管怎样摆设、装修，它还总是商店，不可能成为剧场或电影院，因而凯悦夜总会和别的夜总会没什么区别，它除了豪华而幽雅的装修，昏朦而暗淡的烛光之外，在硬件设施上一无所长。它之所以名冠南国之首的唯一之处，就是这里有数百名令男人们趋之若鹜，心旌摇荡的坐台小姐。当小姐们用莺莺蜜语以及一些必要的肢体语言对男人进行诱惑时，哪一个男人能禁得住那种色欲俱佳的勾引呢？除非那个男人是个太监。

我是去深圳联系业务时，踏进凯悦夜总会的，那时，我已是广州较有名气的电器大亨了。与朋友何先生吃过晚饭之后，何先生说带我去个好地方乐一乐，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

很久以来，我的心里就一直处于一种躁动之中，我希望在这种躁动之中寻找到一种渲泄与解脱的方法。但这些年以来，我一直在谨小慎微地慢慢突破我自己心理的防线，而且我也知道，一旦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合适的场合，我的防线将不堪一击。

我的妻子非常漂亮，我的儿子也非常可爱，但就像老抽一种牌子的烟一样吸久了也就生厌了，总想换个新牌子抽

抽，我知道这些新牌子并不事实上比老牌子好抽，但男人天生就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怪物。

所以，我答应何先生的时候答应得非常爽快，我知道我心里的那种躁动已经到了即将爆发的时刻。

我们吃饭的地方离凯悦夜总会并不远，买过单之后，我们就走上了深圳的街头。

此时正是傍晚，繁华的深圳街头亮起了万家灯火，林立的高楼与宽广的马路显出了这座新兴城市的大气与豪迈，深圳湾的海风微微吹来，令人有一种心旷神怡的舒畅，街上的行人与路上的车辆匆匆忙忙地演绎着深圳的所有故事，何先生喝得有些多了，边走边放声唱着一首香港刚流行的金曲，他踉踉呛呛的步子与放声高歌的样子惹得路人好奇地止步关注……

现在，我们就站在凯悦夜总会的门前，我很注意地打量了一下，只见闪烁的霓虹灯下，两位国色天香的女子正媚笑着望着我们，我立即有了一种粉艳缠身的感觉——她们粉色旗袍开衩太高，那两双女子的腿眩目得令人头晕，诱得我恨不得立即触摸一下才罢。

但我是广州电器大亨，我必须保持我的风度与矜持，只有这样的男子才能赢得这些靓女的青睐与尊重。

我与何先生被请进了名叫“春苑阁”的小包房。

一个大约 30 多岁的妈咪微笑着站在我的旁边，我看得出来，妈咪的笑带着职业的甜腻，但仍不失可爱与亲切。何先生把手搂在妈咪的腰上，并且不轻不重地在那上面揉捏，妈咪娇笑起来，大声叫道：“何先生，你别弄我呀！等下把我的胃口吊起来了，可就没有鲜货尝了。”一边笑着，一边

打开了何先生的手，看得出来，何先生跟这位妈咪很熟。

妈咪娇笑着出去了，稍顷之后， she 就把两位小姐送进了“春苑阁”。那时我心里真有些紧张，毕竟是第一次来这种地方，有些不知所措的感觉，那两个女的倒挺大方，一进门，就一人一个在我与何先生旁边坐了下来。

这是两位青春靓丽的女孩。从她们一进屋我就有这种感觉，坐到何先生旁边的那位稍高一些，但身材却丰韵有致。此刻，她已与何先生窃窃私语了。坐在我旁边这位大约二十出头的样子，仔细看起来她不是很漂亮，但灯光下，她的皮肤似乎有一种上了奶油的质感，那么细腻光洁，低胸的裙口里，露出的半截酥胸在灯下熠熠闪亮。此刻，她见我沉默着不说话，便也似乎不在乎这种冷落，而是表情高傲地望着墙上的某点，手里擎着一杯咖啡，仿佛一位公主一般等待着仆人的侍候。也许她知道我在打量她，故意装出这种高傲的样子，但当她转过身来与我对视时，我发觉她的眼中竟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高贵气质。

我有些吃惊。

这种气质不应该是这种女孩子拥有的。她应该是一种历经沧桑的痛苦后发出的那种色欲的馨香与职业的媚笑。此刻，这位女孩似乎不在进行一种卖笑的勾当，而是她在深圳的街头闲逛之后累极了，来到某家酒吧，作片刻安然的小憩。

我立即对她产生了好奇感。

于是，我对她笑了一下。

她仍然是那么漫不经心地浅浅地一笑，但是我听到了她说话的声音：“第一次到这里来？”

“不，到凯悦我是第一次来，但是在别的城市，这种地方我去了很多。”我故意撒谎，免得被这个小姑娘小看。

但是，我的谎言立即被她揭穿了：“不，我看你不是个经常到这种地方来的人，那些经常来的男人，谁也不是你这样。

“我真的经常到这种地方来。”我大声地争辩着，“我只是看着你有些特别，所以多注意了你一会儿。”

“是吗？”现在，她的浅笑变成娇笑了。

为了证明我不是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所以当她的娇笑完毕的时候，我的手愤怒地抓住了她的手，但我却感到这一抓又是我的失误，因为我抓她手的时候似乎粗手粗脚的，好在她没在意，而我只管体会抓住了她的手后那种柔软细腻的感觉。这种感觉极其美好，我没有下一步的动作，整个过程我们都没有说话，我们只是相互地握着对方的手，感到一种恬静的愉悦。然后我们点了几首歌。当然，唱歌我是外行，兴致非常好的时候，我会乱唱几句，但常常跑调，在唱歌这个过程中，我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只是抓着她的手，很舒畅地欣赏她的演唱，她的声音非常甜美，而且情感运用也恰如其分，我觉得她唱得不错，只是她的运气不好，如果运气好的话，她就不会在夜总会这种地方陪男人坐台，而是去做大歌星了。

老是她一个人唱，就显得有些冷场，于是我主动提议我们去吃夜宵，她欣然同意了。我向何先生打了个招呼，何先生匆匆地嗯哈了几句，其时，他正在和那位小姐亲热，我看他很忙，没有再说什么，便与女孩走出了春苑阁。

“亚细亚粥城”，一个牌面不大的茶楼坐落在临河的街

道，这里的环境非常幽雅，但东西很一般，粥也是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的瘦肉皮蛋粥之类的玩艺儿。但这里的人非常多，却不嘈杂，似乎这已成了这家粥城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坐在食桌旁的食客，大都是刚从夜总会、歌舞厅之类的地方来的男人与女人们，我对这地方不太熟悉，是女孩点的这家粥城，她也许以前经常跟人来过，或者是她非常迷恋这里那种安然的氛围。现在，我们坐在这里，细细地品味这里的美食时，我仍然没有主动说话，我喜欢她沉默时那种带着高贵气质的韵味。

“亚细亚”的灯光亮多了，所以，我现在可以很好地欣赏这个女孩子。当然，这感觉和我刚发现她是一样的，她不是很美，但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现在她正对我微笑着，她的笑令我非常动心。

“你是我第一次遇到的一个比较怪的男人。”她终于说。

我望着她没有说话，我不知道她何以要用怪这个词。我希望她继续说下去。

“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她再一次说。

“其他人是什么样子呢？”我故意岔了她一句。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感觉你不一样。”

“谢谢你夸奖我。”我笑了，“我只是希望我们之间更加了解一些。”

“想当记者采访我？”她也笑了，“也许我愿意说给你听。”

“为什么？”

“我说过，你是一个不一样的男人，而且是第一个想了解我的男人。”

“那些男人们都不问你这些吗？”

“他们只想早点上床。”

“对不起，”我说，“我没想到会这样。”我说得非常斯文。

“还不是你的过错。”她说。

其实这正是我的过错，我只不过是装出这个样子——斯文、高雅的样子，以便套出她心底的那些故事，女孩也许识破了我，但我看得出来，她的心底非常寂寞，她渴望倾诉。

就着亚细亚明亮的灯光，我们喝着一支法国红葡萄酒，我开始倾听女孩那娓娓道来的故事。

在四川的绵阳市，有一个叫李蓉的女孩，这个女孩从小就任性，她是爸爸妈妈的独生女儿，所以爸爸妈妈也一直娇纵着她，她17岁的时候爱上了她的同班同学高远，这事被她的爸爸妈妈发现了，尽管他们心疼女儿，但这次爱情得到老俩口的一致反对。他们好说歹说地规劝女儿，但李蓉怎么也听不进去，父母没有办法，就把她锁在家里，但无论如何也锁不住她的心，她瞅个空子逃了出去与高远约会，但是在这种时候高远却退缩了。她一气之下就跑到了广州，先是正儿八经地给人打工，后来发现打工不但挣不了钱，还要遭到老板的性骚扰，于是一咬牙就到了深圳做坐台小姐。

“你再也没有回去看过你的父母吗？”我有些可怜那对老夫妻。

“回去过，但老爸与老妈都不认我了，说我败坏了李家的门风，而且，他们也丢不起那个脸，你相不相信，我父亲是绵阳的名人，他经常上报纸上电视。”

“他是政府领导？”我有些惊奇。

“不，他是绵阳下海经商第一人，我们家的家资，至少上千万。”李蓉解释说。

我惊了一跳，天哪！千万富豪的女儿在深圳卖笑，这可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在南方卖笑，是因为家里穷，被逼得没办法，没想到富得流油的富翁之女也在深圳操起了皮肉生涯。

“你不应该走这条路的。”我真诚地说。

“这没什么，现在是个开放的世界。真的，我有时也不在乎钱，我只是觉得我需要我就做，就像人要穿衣吃饭一样。”

我笑了，这是她的人生观，对这种问题无法用对还是错这样简单的东西来回答。这时，李蓉不说话了，我再次感到了她的忧郁的高贵气质，是的，这只有那种富豪的女孩才会有气质，那种我难以企及的忧郁此时正吞噬我的情绪。我想离开这个名叫李蓉的女孩顺着黑夜的风带着她的忧郁的贵族气质回到我在深圳饭店的房间去思量李蓉这样一种人生。那一刻，我忘记了我只是一个商人，而以为可能是个社会学家什么的，我与她的父亲其实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挣这么多钱做什么？还有我贤惠的妻子，她在为我独守孤寂与空寞的时候，我却坐在深圳的“亚细亚”粥城与一个陌生的女孩进行那种暧昧的勾搭，是的，这是一种勾搭，因为我的心里在千万遍地呼唤我将这个叫李蓉的女孩揽在怀里沿着深圳的大街小巷走一夜，我非常想在她的呼吸中呼吸新奇的空气。

夜快深了，李蓉站了起来，她说她该回去了，不然妈咪会责怪她的，我点了点头也站了起来，从皮包里拿出 500 块